

格里夫頓《俄羅斯帝國的興衰》

《俄羅斯帝國的興衰》是英國《All About History》雜誌的特刊結集，書的副題是「1613 至 1917，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」。三百年的俄國史怎麼講？這本書的方法是：每位沙皇講一章。王朝十八位沙皇，共有十八章。

十八位沙皇裡，最重要的一位是彼得一世。彼得大帝做了什麼？他廢舊曆法、剪草原文化的鬍鬚、穿西服、創立海軍、改革稅收、重建政府。書中說：「他徹底改變了俄國的陸軍、海軍、國際貿易、政府機構、工業、曆法、貨幣制度、書面語言、著裝習慣以及教育體制。」清單看起來全面，但缺了一項：彼得沒有改變農奴制。改革觸及一切，唯獨不觸及帝國的勞動力根基。

但彼得的改革是用什麼代價換來的？書中寫到聖彼得堡的建造。1703 年，彼得在波羅的沼澤上決定建新首都。「歷史學家估計建城初期使用了 55 萬名勞力，多達 10 萬人死於持續的嚴寒、大範圍饑荒和疾病，屍體要麼被遺忘在城市的地基下，要麼隨洪水漂走。」

聖彼得堡被稱為「白骨之城」。遊客看到的是冬宮、涅瓦河、運河、金色穹頂。三百年前，這裡是沼澤和屍體。彼得不允許用石材在全俄羅斯其他地方建造房屋，所有石匠都調來聖彼得堡。他不允許商人在莫斯科做生意，所有對外貿易必須經過新首都。書中如是說：1709 年戰役是「烏合之眾痛擊訓練有素的軍隊」。彼得正是以烏合之眾打敗了瑞典精銳，靠的不是戰術，是人命。

書中說彼得是「不世出的英雄人物」，同時也是「冷酷無情」的，「每一場勝仗和每一座偉大建築的代價都是成千上萬條性命」。這就是俄國式現代化的本質：用人的骨頭做基石。

俄羅斯帝國的興衰 1613-1917：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

作者：菲利帕·格里夫頓

出版社：中國畫報出版社

格里夫頓《俄羅斯帝國的興衰》

羅曼諾夫王朝最有意思的沙皇，也許不是彼得，而是葉卡捷琳娜二世。葉卡捷琳娜本是德意志小公國的公主，嫁給了俄國皇位繼承人彼得三世。然後她發動政變，推翻丈夫，自己做了女皇。她與法國啟蒙思想家通信，伏爾泰稱她「北方之星」，狄德羅跟她討論哲學。她讀孟德斯鳩，讀洛克，夢想把俄國變成啟蒙思想的模範。書中寫道：「葉卡捷琳娜年少時便關注啟蒙運動，她夢想著俄國的現代化。」

然後普加喬夫起義了。普加喬夫是頓河哥薩克，自稱是「沙皇彼得三世」，他就是被葉卡捷琳娜推翻的那位。他帶著農奴和少數民族席捲伏爾加河流域，一路殺向莫斯科。起義最終被鎮壓，普加喬夫被押解到莫斯科，在廣場上被四馬分屍。

葉卡捷琳娜的回應是加強農奴制。啟蒙思想在她手上沒有變成制度，因為農奴制正是帝國的經濟根基。她與伏爾泰通信的同時，農奴「無異於奴隸」。啟蒙是寫給歐洲知識分子看的信，專制是加諸俄國農民的鞭子。

書中對葉卡捷琳娜相當肯定，帝國在她手下達到版圖最大的時期。但她死後，俄國再也沒有出現同等水準的統治者。保羅一世偏執到「禁止居民把房子塗成紅色」。亞歷山大一世擊敗了拿破崙卻活在被害妄想裡。專制體制的問題在於：它可能產生彼得或葉卡捷琳娜，也同樣可能產生保羅和尼古拉二世。制度不能保證開明。問題出在專制本身：權力集中於一人，下一個沙皇是明君還是庸才，全憑運氣。

俄羅斯帝國的興衰 1613-1917：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

作者：菲利帕·格里夫頓

出版社：中國畫報出版社

格里夫頓《俄羅斯帝國的興衰》

《俄羅斯帝國的興衰》的最後幾章，寫的是拉斯普京如何走進宮廷，皇后如何依賴他推薦大臣。尼古拉二世是末代沙皇。他個性溫和，愛家庭，不喜歡政治。但他是俄國沙皇。他的妻子亞歷山德拉斯后是德國人，性格剛硬，曾直言「尼古拉性格懦弱，但我不是」。他們的兒子阿列克謝患有血友病，為當時無法治療的遺傳病，經常流血不止。然後拉斯普京出現了。

拉斯普京是西伯利亞農民，自稱有治病的神力。他被引進宮廷，據說能止血，也許是催眠術，也許是巧合，也許他確實有本領。皇后相信了。她相信拉斯普京是上帝派來保護皇子的。

拉斯普京的政治影響力由此而來。他推薦大臣、干涉政策、左右人事。十八個月換了二十幾個大臣。每個都要皇后和拉斯普京點頭。決策品質能維持多久？皇后有句話被記錄下來：「俄羅斯人喜歡鞭子，這是他們的天性。」德國出生的皇后，用這種眼光看俄國人，而她是俄國的皇后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戰壓垮了一切。俄國工業落後，後勤腐敗，軍隊指揮混亂。前線士兵沒有槍，要等前面的人倒下，撿起他的槍。1917 年二月革命爆發，尼古拉二世被迫退位。他寫道：「我的周圍充滿了背叛、怯懦和欺騙。」。一年後，尼古拉全家被布爾什維克槍殺在葉卡捷琳堡的地下室。而拉斯普京早在 1916 年就被貴族暗殺：他被下毒、開槍、毆打，最後扔進冰河。

拉斯普京能走進宮廷，因為皇儲患有血友病，而皇后相信這個西伯利亞農民能止血。一個帝國的用人之路，起點竟然是皇族的遺傳病。帝國若需依靠農民的「神力」維持皇儲性命，其問題已非任何人能解決。

俄羅斯帝國的興衰 1613-1917：羅曼諾夫王朝三百年

作者：菲利普·格里夫頓

出版社：中國畫報出版社

宏瞻《世間已無張居正》

明朝的內閣大學士是什麼官？宏瞻在《世間已無張居正》裡用了一個比方：「大明王朝好比一家家族企業，內閣首輔則為總經理，管理許可權取決於董事長的授權。皇帝放權，權力就大，皇帝收權，權力就小。」

張居正是萬曆初年的「總經理」。董事長是萬曆皇帝，登基時只有十歲。小皇帝的母親李太后信任張居正，太監馮保配合張居正，三人形成穩定的三角。張居正由此獲得了明代首輔前所未有的權力，推動考成法考核官員，推行一條鞭法整理賦稅，清丈土地，充實國庫。短短十年，他把財政接近崩潰的帝國拉回正軌。孫奇逢說：「明代三百年富強，未有如江陵時。」

但總經理的權力來自董事長的授權。董事長長大了，要自己管公司了，總經理就得交出權力。萬曆皇帝親政後做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清算已經死去的張居正。抄家、削爵、奪誥命。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被嚴刑拷打，自縊死亡。同一批官員，同一個張居正，生前頌功，死後索罪。這批官員的立場轉變，是投機還是真心？

作者宏瞻是業餘歷史研究者，這本書的長處是材料豐富，局限是有時考證不夠嚴謹。但對張居正這個題目，宏瞻做到了學者有時做不到的事：他讓讀者感受到張居正的處境。張居正的每一個選擇，在當時的處境下都合理。合理的選擇導向毀滅，這正是悲劇所在。

世間已無張居正

作者：宏瞻

出版社：浙江大學出版社

宏瞻《世間已無張居正》

萬曆五年，張居正的父親死了。按明朝禮制，官員父母去世，必須回鄉守制二十七個月，叫「丁憂」。張居正當時正在推行改革，他一走，改革由誰推動？皇帝下令「奪情」，讓張居正留在任上，不必回鄉。這在明朝有先例，但每次都引發巨大爭議。這一次爭議更大。反對的理由很簡單：兒子不守父喪，違背綱常倫理。儒家士大夫最看重「禮」字，連父親的喪都不守，有什麼資格管理國家？

作者宏瞻寫到這裡，引了值得留意的細節。陽明學者，就是王陽明門人的後學，對奪情的態度是分裂的。部分人理解改革的需要，所謂「清流一概反對張居正」。實際情況比這句話複雜得多。陽明學者的分裂態度說明，反對張居正的不全是頑固派。但張居正沒有時間做區分。

宏瞻在書中寫了一段議論：「改革是自上而下地把權力資源重新分配。」改革者必須先集中權力才能分配資源，但集中權力本身就會成為被攻擊的理由。張居正需要皇帝的絕對信任來推動改革，但在儒家政治倫理裡，絕對信任等同於弄權。

張居正死後，陸光祖為他辯護：「江陵罪在剛愎、操切，但絕無貳心，皇天后土實所共鑒。故相非弄權，俯怨也。」他承擔了別人不願承擔的怨，而非弄權。但歷史不會因為用心良苦就放過你。萬曆皇帝抄張居正家的時候，亦沒有人替他說話。

世間已無張居正

作者：宏瞻

出版社：浙江大學出版社